

梯坎上的城市

史良高

那年,重庆还没直辖,我从成都经重庆去武汉。在朝天门,从一堆散乱得如同积木般的吊脚楼中穿过,好不容易看到江面,可去码头还得乘坐缆车,看着排得近一里路的长龙队伍,我心想,不就是梯坎么,走就是!谁知,我错了。走了不到一半,我那双坚硬的皮鞋与沉重的行李就让我苦不堪言,弄得我狼狽不堪。

走上趸船举头回望,梯坎逶迤,重重叠叠,烈日之下热气闪烁蒸腾,真是一道气象万千的“天门”。

后来几次到重庆,我都是乘大巴或火车抵达菜园坝。去两路口转车,建兴坡梯坎是必经之地。从下往上看,200多道梯坎次第叠加,浩浩荡荡,气势巍峨,让人双脚不由“打闪闪”。中途歇下来喘气,看到一个个或健壮或白发的“棒棒”,重物压得腰背弯成一张弓,一步一步,极其艰难地走过。远看,那古铜色的脊背构成的一个个黑点散落在梯坎上,就像五线谱上散落的一枚枚沉重的音符。歇脚时,他们嘻嘻哈哈地坐到一起摆龙门阵,打扑克牌,哼川剧,无忧无虑。梯坎,少不了“棒棒”。他们有着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山城棒棒军”。

来到重庆之后的这些年,爬坡上坎成为我的每日必修课。出门就爬坡,这就是山城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夏日里,太上老君的“火炉”你可以规避,餐桌上盘盘碟碟的麻辣你可以规

避,唯独那无处不在的梯坎你无法脱离。其时我住平顶山。三年时间甩掉了三双运动鞋。三年之后,下山了,每日登山的梯坎没有了,可身体



寻芳

张健 摄

里的“三高”却不请自来了。那一刻,梯坎,忽然就在我的脑际里鲜活起来,亮丽起来。我开始爱上梯坎、亲近梯坎。除了每天攀爬无处不在的梯坎,隔三差五,还要去挑战更长更陡的梯坎。

山城步道上的梯坎还是当年的老石匠用锤子铁钎就着山石凿的。梯坎上,积淀着沉甸甸的历史印痕。踏着磨得长满绿苔的滑溜的梯坎,我追寻着老重庆的影子,还有梯坎上曾经的神秘故事和先贤的足迹。那是山城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一条步道。从江边出发,沿山崖蜿蜒两公里,可达远门。倚山的民居错落有致,造型各异,有菩

提金刚塔、达官贵人的厚庐,有仁爱堂旧址,每一座建筑都静静伫立在梯坎一隅,仿佛每一道梯坎都在述说着这条步道非凡的前世今生。

去十八梯,同样是冲着梯坎去的。十八梯,就是将200多级梯坎,分割成18层平台,上接较场口,下接厚慈街。这里有锅巴土豆、巷巷油茶、玫瑰糍粑冰粉,有羊角豆干、汗蒸牛肉、老字号辣子鸡、渝都十八碗,还有成都采耳、沉浸式剧场、小亮脱口秀。你想体验老重庆的市民生活吗?那就去十八梯!在十八梯,我还专门去江边去找徐悲鸿《巴人汲水图》的取景处,因为那幅杰作有人断定绘于十八梯。可我寻寻觅觅,怎么也找不到旧时痕迹。其实那个年代处处都有挑夫汲水,而最具山城特色的是那段曲折漫长的山道梯坎,那,才是重庆独有。

再次去建兴坡时,长达112米的皇冠大扶梯已经运行多年,可是我还是倔强地从菜园坝的下面踩着梯坎一步一步地走到那尊英雄塑像身边。我踩着每一级梯坎,就像踩着钢琴的琴键,兴奋,安逸。我是用脚步在演奏着一首无名的心曲。

山城重庆,是一座没有三环四环,没有东西南北的城市,却有着平原城市没有的无处不在的梯坎。没有崎岖曲折高可擎天的梯坎,就没有耿直大方、豪爽火辣、气宇轩昂的重庆汉子,就没有苗条秀美、婀娜多姿的重庆美女。

难怪有人说重庆是一座梯坎上的城市。

像等动物来拉。据《吉林地志》记载:“满清未兴以前,在东海三部之东北,而与渥集部紧相连接者,则清纪概以使犬、使鹿别之。”又说,自伯力东行1200余里,沿松花江两岸居住的黑斤人,冬季“以数犬驾舟,形如橇,长十一二尺,宽尺余,高近丈。雪后则加板于下,铺以兽皮,以钉固之,令可乘人,持篙刺地,上下如飞”。这是一种用狗牵引以人为持具支地而行的爬犁。如此独特的交通工具,难怪皇帝也要赞美它。

公元1778年,乾隆皇帝弘立第三次东巡祭祖,留下“土风杂咏十二首”,其中一首就是咏关东的爬犁。这首诗取名《法喇》:

服牛乘马取诸随,制器殊方未可移。似榻似车行以便,曰冰曰雪用皆宜。孤篷虽逊风帆疾,峻坂无愁街衢危。太液拖床龙凤饰,椎轮大辂此堪思。意思是说,爬犁既可牛驾,又可马拉,随心而方便,而且远征时还可以插上篷帆借助风力而行。乘坐爬犁虽然没有行船那么快捷,但有一样好处,即使经过高峻的山地,也没有倾覆的危险。

但不知为什么,如今的关东,冬季已不再像从前那么冷了,雪也下得稀疏,人们曾经熟悉甚至赖以生存的爬犁已悄然退去,即使在乡下也难得见到。好在现在关东各地都有冰雪旅游节,还有一些制作精巧小巧的爬犁,供孩子们玩耍。孩子们拿着这种小爬犁,爬上高坡,纵情驰骋,身后留下两道银色的雪线,而那回荡在雪野中的笑声,会让你忽然感到冬季的北方不再寂寞。

爬犁,永远是北方民族的亲密的伙伴。

惊蛰

钱续坤

人们总觉得春天的真正到来,是在于惊蛰的那一声醒雷,甚至认为“醒雷”其实就是惊蛰的代名词,是大自然为人类奏响的第一曲春歌。宋代张元干在《甲戌正月十四日书所见来日惊蛰节》诗中,曾对其作了最为形象生动的描述:“老去何堪节物催,放灯中夜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蟆也出来。”

为什么醒雷总是伴着惊蛰节气如期而至?西汉戴德《大戴礼记·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所谓“惊”,是指天气转暖,渐有春雷,惊醒万物;所谓“蛰”,是指蛰伏之物,不饮不食,蓄势待发。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闻雷》就形象地道出了惊蛰节气的气候特征:“瘴地风霜早,温天气候催。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震蛰虫蛇出,惊枯草木开。空余客方寸,依旧似寒灰。”阵阵新雷,其实就是大自然最直白的语言!

伴着轰隆隆的雷声,那淅淅沥沥、急骤而下、如烟似雾的雨水,是惊蛰节气第二个明显的特征。“松声夜半如倾瀑,忆坐西斋共不眠。一鼓轻雷惊蛰后,细筛微雨落梅天。临流欲渡还休笑,送客归来始惘然。掩卷有谁知此意,一窗新绿待啼鹃。”(《有怀正仲还雁峰诗》)宋代诗人舒岳祥通过写惊蛰节气到来的景象,借助“细筛”的“微雨”来抒发送别友人的惘然离别之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农谚云:“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春耕是惊蛰节气第三个明显的特征。这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观田家》中就有直接的反映:“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最喜欢贾岛的《义雀行和朱评事》:“玄鸟雄雌俱,春雷惊蛰余。口衔黄河泥,空即翔天隅。一夕皆莫归,咄咄遗众雏。双雀抱仁义,哺食劳劬劬……”全诗通过赞颂勤劳的鸟儿哺食育雏,借以提醒人们抓紧春耕,用劳动来创造幸福的生活;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谦虚地愧责自己不如鸟儿辛勤。是啊,在这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的美好时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珍惜光阴,靠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呢?

雪爬犁

程远

在北方寒冷的雪野上,人们常会看见一种用木杆做成的架子形的东西,由牲口拉着在冰雪上滑行,这种没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叫做爬犁,又称扒犁、扒杆、陆地上的船、冰雪上的车,满语则为法喇。

关于爬犁,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什么车子前边没有轱辘,后边也没有轱辘?”那人说:“世上根本没有这种车。”另一个人就指指地上的爬犁说:“你看这是什么?”那人把爬犁拿起来前后一看,果真没有轱辘,但放在雪地上却可行走如飞。于是民间就有了一个习俗:两人见了面,如一人说:“前边没有轱辘,后边没有轱辘。”另一个人接着说:“翻过来一看是爬犁。”由此可见这是两个地道的东北人,仿佛电影里的地下人员的接头暗号一样。

无疑,这是过去的事了。但爬犁永

远属于东北雪国。

冬季漫长的北方,很多地区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冰雪覆盖大地,户外山川沟野之间,道路难辨,车马难行。为适应这一气候特点,先人发明了爬犁这种适合在冰雪道路上行走的交通工具。这种工具,其构造十分简单:两根一丈多长的硬杂木杆,前端烘烤弯如弓形向上翘起,作为辕子,后部为木架板箱,坐人或装货。如果专供人乘坐,还可以搭篷挡风御寒。爬犁的形状类似滑雪板,上翘的辕头可以减少阻力,两杆贴地的一面砍削得很光滑,在硬滑的冰雪路上行驶,不用太大的牵引力就能快速如飞。“爬犁”这一名称也因其像耕地的犁杖,又不用轱辘就可贴地面行走如爬而得名。用它拉货一次可以装几百斤,拉人坐三五个也不成问题,因此,冬季山区里的木材、粮食、皮货等运输,只要道路覆盖冰雪或者是通过冰冻的江河都可以由爬犁来承运,既可供自家使用,又能方便过往客人。如用健壮的马匹牵引,一天可跑二百里路,所以,即使在已有铁路、公路运输的年代,爬犁仍以它方便、灵活、制作简单和维修容易的特点受到人们的欢迎。

爬犁既可以用人拉,又能用马、牛拉,从前的女真、肃慎、锡伯、鄂伦春、赫哲等民族,还常常使用狗、鹿、四不

